

反

经

第四册

反

經

第

四

冊

反

经

(四)

主编 李自然 杨泰峰

反经

(四)

赵蕤 著
艺文堂点校

反

经

(第四册)

.....

二一六

卷八

钓情二二

孔子曰：「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」，又曰：「未信则以为谤己。」孙卿曰：「语而当，智也；默而当，智也。」尸子曰：「听言，耳目不惧，视听不深，则善言不往焉。」是知将语者，必先钓于人情，自古然矣。

韩子曰：「夫说之难也，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。说之以厚利，则见下节而遇卑贱，必弃远矣；「所说实为厚利则阴用其言而显弃其身，此不可不知也」。说之以名高，则见无心而远事情，必不收矣；「所谓实为名高而阳收其身而实疏之。此不可不知也」。事以密成，语以泄败，未必其身泄之也，而说及其所匿之事，如是者身危」。「周泽未渥也，而语极知，说行而有功则德亡，说不行而有败则见疑，如是者身危」。贵人有过端，而说者明言善议以推其恶者身危。贵人或得计而欲自己为功，说者与知焉则身危。强之以其所不为，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。」又曰：「与之论大人，则以为间己；与之论细人，则以为鬻权。论其所爱，则以为借资；论其所憎，则

以为尝己。顺事陈意则曰怯懦而不尽，虑事广肆则曰草野而居侮，此不可不知也……彼自智其计，则勿以其失当之；自勇其断，则勿以其敌怒之。」「凡说须旷日弥久，周泽而不疑，交争而不罪，乃明计利害，以致其功。真指是非，以饰其身。以此相持，此说之成也。」

荀悦曰：「夫臣下所以难言者，何也？言出乎身则咎悔及之矣。」故曰：举过揭非，则有干忤之咎；劝励教诲，则有挟上之议。言而当，则耻其胜己也；言而不当，则贱其愚也。先己而同，则恶其夺己明也；后己而同，则以为从顺也。违下从上，则以为谄谀也；违上从下，则以为雷同也。言而浅露，则简而薄之；深妙弘远，则不知而非之。特见独智，则众恶其盖己也，虽是而不见称；与众同智，则以为附随也，虽得之不以为功。谦让不争，则以为易容；言而不尽，则以为怀隐；进说竭情，则以为不知量；言而不效，则受其怨责；言而事效，则以为固当。利于上不利于下，或便于左则不利于右，或合于前而忤于后，此下情所以常不通。仲尼发愤，称『予欲无言』者，盖为语之难也。何以明其难也？

昔宋有富人，天雨坏墙，其子曰：『不筑，且有盗。』其邻人亦云。暮而果大亡其财，其财其家智其子而疑邻人之父。郑武公欲伐胡，乃以其子妻之，因问群臣：『吾欲用兵，谁可伐者？』关其思曰：『胡可伐。』乃戮关其思，曰：『胡，兄弟之国也，子言伐之，何也？』胡君闻之，以郑为亲己而不备郑。郑人袭胡，取之。此二说者，其智皆当矣，然而甚者为戮，薄者见疑，非智之难也，处智则难。

卫人迎新妇，妇上车，问：『驂马，谁马也？』御曰：『借之。』新妇谓仆曰：『拊驂，无苦服。』车至门，拔教：『逆母，灭櫓，将失火。』入室，见白，曰：『徙牖下，妨往来者。』主人大笑之。此三言，皆要言也，然而不免为笑者，早晚之时失矣。此说之难也。

说者知其难也，故语必有钓，以取人情。何以明之？

昔齐王后死，欲置后而未定，使群臣议。薛公田婴欲中王之意，因献十珥而美其一，旦日因问美珥所在，因劝立以为后，齐王大悦，遂重薛公。此情可以物钓也。

申不害始合于韩王，然未知王之所欲也，恐言而未必中于王也。王问申子曰：

『吾谁与而可？』对曰：『此安危之要，国家之大事也，臣请深维而苦思之。』乃微请赵卓、韩晁曰：『子，皆国之辩士也，夫为人臣者，言何必同？尽忠而已矣。』二人各进议于王以事。申子微视王之所悦，以言于王，王大悦之。此情可以言钓也。

吴伐越，越栖于会稽，勾践喟然叹曰：『吾终此乎？』大夫种曰：『汤系夏台，文王囚羑里，重耳奔翟，齐小白奔莒，其卒霸王。由是观之，何遽不为福乎？』勾践既得免，务报吴。大夫种曰：『臣观吴王政骄矣，请尝之。』乃贷粟以卜其事。子胥谏勿与，王遂与之。子胥曰：『王不听谏，后三年，吴其墟矣！』太宰嚭闻之，谗曰：『伍员貌忠而实忍人。』吴杀子胥，此情可以事钓也。

客以淳于髡见梁惠王，惠王屏左右。再见之，终无言。王怪之，让客。客谓淳于髡曰：『吾前见王，王志在驰逐，后复见王，王志在音声，是以默然。』客具以报王，王大骇曰：『淳于先生，诚圣人也。前有善献马者，寡人未及试，会生来。后有献讴者，未及试，又会生至。寡人虽屏人，然私心在彼。』此情可以志钓也。

智伯从韩魏之君伐赵，韩魏用赵臣张孟谈之计，阴谋叛变智伯。张孟谈因朝智

伯，遇智果于辕门之外。智果入见智伯，曰：「二主殆将有变，臣遇张孟谈，察其志矜而行高，见二君色动而变，必背君矣。」智伯不从，智果出，遂更其姓曰辅氏。张孟谈入见赵襄子曰：「臣遇智果于辕门之外，其视有疑臣之心。入见智伯而更其族，今暮不击，必后之矣。」襄子曰：「诺！」因与韩魏杀守堤之吏，决水灌智伯军，此情可以视钓也。

殷浩仕晋，有盛名，时人观其出处，以卜江左兴亡，此情可以贤钓也。〔《吕氏春秋》曰：「夫国之将亡，有道者先去。」〕

《铃经》曰：「喜，色洒然以出；怒，色麤然以侮；欲，色赭然以愉；惧，色憚然以下；忧，色瞿然以静。」此情可以色钓也。〔《易》曰：「将叛者，其辞惭；中心疑者，其辞枝。吉人之辞寡，躁人之辞多。诬善之人，其辞游；失其守者，其辞屈。」《周礼》五听：一曰辞听，辞不直则烦；二曰色听，色不直则赅；三曰气听，气不直则喘；四曰耳听，耳不直则惑；五曰目听，目不直则眊然。」〕

由是观之，夫人情必见于物。〔昔者晋公好色，骊姬乘色以壅之；吴王好广地，

太宰陈伐以壅之；桓公好味，易牙蒸子以壅之。沉冥无端，甚可畏也。故知人主之好恶，不可见于外。所好恶见于外，则臣妾乘其所好恶以行壅制焉。故曰：人君无意见则为下饵。此之谓也。」能知此者，可以纳说于人主矣。

诡信二三

「议曰：『代有诡诈反为忠信者也。』抑亦通变，适时所为、见机而作而不俟终日者。」

孔子曰：『君子贞而不谅。』又曰：『信近于义，言可复也。』由是言之，唯义所在，不在信也。「议曰：微哉！微哉！天下之事也，不有所废则无以兴。若忠于斯，必不诚于彼，自然之理矣。由是观之，则我之所谓忠，则彼之所谓诈也。然则忠之与诈，将何所取定哉？抑我闻之：夫臣主有大义，上下有定分，此百代不易之道也。故欲行忠，观臣主之义定；欲行信，顾上下之分明。苟分义不愆于躬，虽谪而不可也。」何以明之？

叶公问孔子曰：『吾党有直躬直，其父攘羊而其子证之。』孔子曰：『吾党之直

者异于是，父为子隐，子为父隐，直在其中矣。」

楚子围宋，宋求救于晋。晋侯使解扬如宋，使无降楚，曰：「晋师悉起，将至矣。」郑人囚而献诸楚，楚子厚赂之，使反其言。许之。登诸楼车，使呼宋人而告之，遂致其君命。楚子将杀之，使与之言曰：「尔既许不谷而反之，何故？非我无信，尔则弃之，速即尔刑！」对曰：「臣闻之，君能制命为义，臣能承命为信。信载义而行之，为利，谋不失利，以卫社稷，民之主也。义无二信，信无二命。君之赂臣，不知命也。受命以出，有死无殒，又何赂乎？臣之许君，以成命也。死而成命，臣之禄也！寡君有信臣，下臣获考，死又何求！」楚子舍之以归。

「韩子曰：『楚有直躬者，其父窃羊而诟之，令尹曰：『必杀之！』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，执其子而罪之。由是观之，夫君之直臣，父之暴子也。鲁人从君战，三战三北，仲尼问其故，对曰：『吾有老父，死莫之养也。』仲尼以为孝，誉而用之。以是观之，夫父之孝子，君之北人也。故令尹诛而楚奸不止，闻仲尼赏之，鲁人易降。此上下之利，若是其异也，而人主兼誉匹夫之行，而求致社稷之福，必不几矣。』」

颜率欲见公仲，公仲不见。颜率谓公仲之谒者曰：「公仲必以率为伪也，故不见率。公仲好内，率曰好士；公仲嗇于财，率曰散施；公仲无行，率曰好义。今以来，率且正言之而已矣。」公仲之谒者以告公仲，公仲遽起而见之。「议曰：语称『恶讐以为直』者，《易》曰『君子以遏恶扬善』。若使颜率忠正，则公仲之恶露。故颜率作伪，公仲之福。」

齐伐燕，得十城。燕王使苏秦说齐，齐归燕十城。苏秦还，燕人或毁之曰：「苏秦左右卖国，反复之臣也，将作乱。」燕王意疏之，舍而不用。苏秦恐被罪，入见王曰：「臣，东周之鄙人也，无尺寸之功，而王亲拜之于庙，礼之于庭。今臣为王却齐之兵而功得十城，宜以益亲。今来而王不官臣者，人必有以不信伤臣于王者。且臣之不信，王之福也。」燕王亦尝谓苏代曰：「寡人甚不喜者言也。」代对曰：「周地贱媒，为其两誉也。之男家曰：『女美，』之女家曰：『男富。』然周之俗，不自为娶妻。且夫处女无媒，老且不嫁，舍媒而自炫，弊而不售，顺而无毁则售。而不弊者，唯媒耳。且事非权不立，非势不成。夫使人坐受成事者，唯地耳。」使臣信如尾生，

廉如伯夷，孝如曾参，三者天下之高行，而以事王，可乎？」燕王曰：「可也。」苏秦曰：「有此臣，亦不事主矣。孝不离其亲宿昔于外，王又得使之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王哉？廉如伯夷，义不为孤竹君之嗣，不肯为武王之臣，不受封侯而饿死于首阳之下。有廉如此者，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进取于齐哉？信如尾生，与女子期于梁柱之下，女子不来，水至不去，抱梁柱而死。有信如此，何肯扬燕、秦之威，却齐之强兵哉？」韩子曰：「夫许由、续牙、卞、随、务光、伯夷、叔齐，此数人者，皆见利不喜，临难不恐，虽严刑无以威之。此谓不令之人，先古圣王皆不能臣，当今之代，将安用之？」且夫信行者，非进取之道也。且三王代兴，五霸迭盛，皆不自覆。君以自覆为可乎？则齐于营丘，足下不窥于边城之外。「昔郑子产献入陈之捷于晋，晋人问曰：『何故侵小？』对曰：『先王之命，惟罪所在，各致其辟。且昔天子之地一圻，列国一同。自是以衰，今大国多数圻矣。若无侵小，何以至大焉？』晋人不能诘也。」且臣之有老母于东周，离老母而事足下，去自覆之术而行进取之道。臣之趋，固不与足下合者，足下皆自覆之君也，仆者，进取之臣也。臣所谓以忠信得罪于君

也。』燕王曰：『夫忠信，又何罪之有也？』对曰：『足下不知也。臣邻家有远为吏者，其妻私人。其夫且归，其妻私者忧之。其妻曰：「公勿忧也，吾已为药酒待之矣。」后二日，夫至，妻使妾奉卮酒进之。妾知其药酒也，进之则杀主父，言之则逐主母，乃佯僵弃酒，主父大怒而答之。妾之弃酒，上以活主父，下以存主母，忠至如此，然不免于答者，此以忠信得罪也。臣之事，适不幸而类妾之弃酒也。且臣之事足下，亢义益国，今乃得罪，臣恐天下后事足下者，莫敢自必也。且臣之说齐，曾不欺之也。后之说齐者，莫如臣之言，虽尧舜之智，不敢取之。』燕王曰：『善！』复厚遇之。由是观之，故知谪即信也，诡即忠也，夫谪诡之行乃忠信之本焉。

忠疑二四

夫毁誉是非不可定矣。以汉高之略而陈平之谋，毁之则疏，誉之则亲。以文帝之明而魏尚之忠，绳之以法则为罪，施之以德则为功。知世之听者多有所尤，多有所尤即听必悖矣。何以知其然耶？

《吕氏春秋》云：『人有亡斧者，意其邻之子，视其行步、颜色、言语、动作、

态度无为而不窃斧者也。窃掘其谷而得其斧，他日复见其邻之子，动作、态度无似窃斧者也。其邻之子非变也，己则变之。变之者无他，有所尤矣。」

邾之故，为甲裳以帛，公息忌谓邾之君曰：「不若以组。」邾君曰：「善！」下令，令官为甲必以组。公息忌因令其家皆为组。人有伤之者曰：「公息忌所以欲用组者，其家为甲裳多以组也。」邾君不悦，于是乎止无以组。邾君有所尤也。邾之故为甲以组而便也，公息忌虽多为组何伤？以组不便，公息忌虽无以为组亦何益？为组与不为组，不足以累公息忌之说也。凡听言不可不察。

楼缓曰：「公父文伯仕于鲁，病而死，女子为自杀于房中者二人。其母闻之，勿哭。其相室曰：「焉有子死而勿哭乎？」其母曰：「孔子，贤人也，逐于鲁而是人弗随之。今死而妇人为自杀。若是者，必其于长者薄而于妇人厚。」」故从母言之，是为贤母，从妻言之，是不免于妒妇也。故其言一也，言者异则人心变矣。

乐羊为魏将而攻中山，其子在中山，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遗之羹，乐羊尽啜之。文侯曰：「乐羊以我故，食其子之肉。」堵师赞曰：「其子且食之，其谁不食？」乐羊

罢中山，文侯赏其功而疑其心。

《淮南子》曰：『亲母为其子挖秃，出血至耳，见者以为爱子之至也。使在继母，则过者以为戾也。』事之情一也，所以观者异耳。从城上视牛如羊，视羊如豚，所居高也。窥面于盘水，则圆于亏，面形不变，其故有所圆有所亏者，所自窥之异也。今吾虽欲正身而待物，庸詎知世之所自窥于我者乎？是知天下是非无所定也。是各是其所是，非其所非。今吾欲择是而居之，择非而去之，不知世之所是非者，孰是孰非哉！

「议曰：夫忘家殉国，则以为不怀其亲，安能爱君？卫公子开方、吴起、乐羊三人是也。若私其亲，则曰：将受命之日则忘其家，临军约束则忘其亲，援桴鼓则忘其身。穰苴杀庄贾是也。故《传》曰：『欲加之罪，能无辞乎！』审是非者，则事情得也。」

故有忠而见疑者，不可不察。